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卨 上進

南省講三傳十事

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脩

秋對義居第一即此十事見公墓誌

左傳三事

供養三德爲善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公羊三事

定何以無正月

大夫無遠事

初稅畝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季月何以爲正

魯作丘甲

魯猶三望

問供養三德爲善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
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
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
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孺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
固君子之所不取矣左傳閔公二年云成季之將生也
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又昭公五
年昭子曰友位欲殺孺牛孺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寒
關之外初孺牛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謹人入其名曰
餒死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
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

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
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
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
莫大焉且夫負販之人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
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
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
善又曰參成可筮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枝筮之
伯惠伯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志不得其色下不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偶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非
寫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冬成可筮猶有闕也
筮雖吉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
未也
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
繇曰元亨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

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正無咎元體之長也尊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無咎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鄉士之數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杜預注以定構陳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鄉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以蔽會卜潛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問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與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平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

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此語原屈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問君子能補過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左傳昭公七年云孟僖子將死語其大夫曰禮人之後也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滅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

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見史記孔又曰此

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世家云楚昭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鎡

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又云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

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止况夫三家之間

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

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父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杜預解裁於宋

所殺其子在魯也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

殆其是歟小必往師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

齊人畏其霸世家云孔子獨魯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
矣蓋致地焉犁鋤之三日請先沮之於是遺魯以僖子之賢
以女樂季子受之三曰請先沮之於是遺魯以僖子之賢
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士而授之以政則魯作
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
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敬叔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
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家語觀周
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對曰君蓋以乘貨之臣請與注公曰諾與孔子車一
乘馬二疋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蔡唐制於老聃訪樂
於洪乃今知周之語考之懿子雖學乎仲尼諸本皆作
然曰吾乃今知周之語考之懿子雖學乎仲尼諸本皆作
尼至請於魯君之說實出敬叔恐傳寫之誤僖子之功
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
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叮嚀而稱之以為

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公羊三事

問定何以無正月

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

公五年春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在二月

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

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

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

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

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

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

公羊傳文公九年云踰年辨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辨子

君不河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故

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三年書曰王正月晉

人執宋幾仲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

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

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

經書潘公薨于小寢宣公成公

如此可見其正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

襄哀之得元春王正

經于路廣定公薨于高寢先君

即位之禮者六威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

公而立威公彭生戮威公而立公莊公驪莞于路

子於為國人祥所賊而立公閔公為卜辭所賊而立

禮公以至宣公之立由文公之薨于臺下昭公之立由

孔也

也

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

壯公之父威公薨于齊定公之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

定公也定公薨于乾侯故云在外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

踰年而明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故云在外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未嘗有踰年而

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

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昭公十

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

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定哀多微辭公羊傳云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即位

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昭公未即位

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讓而問則未知已之

焉爾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

正故諱為微辭何休公羊解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

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

國當絕定公不得繼位奉正故諱為微
嗚呼昭公絕而
定公又不得止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定
無正始穀梁傳云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

知其妄矣

問大夫無遂事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
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
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
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尊者
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
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賤陳

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滕不書此何

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事見公羊傳莊

解云先是鄆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

深謀伐魯故事橋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

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事見公羊傳閔公三十年

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

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

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

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

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

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黠傳云河內失

使黔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遇
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
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
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于乃上疏自効矯制陳言兵狀若此者專之可也

問初稅畝

古者公田曰藉藉者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
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出穀梁傳言上之
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用
足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統之自宣公而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
而稅也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何初者何始也稅畝
而稅也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也
而稅也大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

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蠟生公羊傳曰蠟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休解云言宣公於此天災熾後能改過寤明矣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德幸焉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宣公十五年春王書躋僖公文公八年二月而三後又書舍中軍昭公五年春王書躋僖公文公八年二月三後又書舍中軍昭公五年春王書躋僖公文公八年二月而三後又書舍中軍昭公五年春王書躋僖公文公八年二月

穀梁四事

穀梁四事

八

問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左傳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并凡公羊猶曰侵精曰伐莊公十

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苞人民歐牛馬曰侵

新林木壞宮室曰伐穀梁隱公五年因宋人愚以謂有

隙曰侵有辭曰伐齊威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

左傳僖公四年經書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于涇傳言責楚包茅

不貢是奉辭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

民則伐之見周禮夏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

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疆理城郭蓋

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

無分民此語見何林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

况苞人民歐牛馬哉威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

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

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左傳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

乃復對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鳴呼春秋之際非

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陽樊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成公三年晉

反孫僑如國棟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觀此則陽樊

汶陽前後不同今謂本皆作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

傳寫人不識問零月何以爲正

零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

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

而又何憐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忍安坐而視民

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
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
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
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
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
以爲非遜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
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遜哉穀梁傳云定公元年
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
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
矣是年不文則無食矣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
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
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遜也請道去遜
也則是合其所以爲
人也是以重之焉
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

日惟昭公之末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

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

昭公二年

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

然則旱雩之

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

加日公羊傳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休注云

加日者時歷時者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問魯作丘甲

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屠

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

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

甲非正也穀梁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

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

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

穀一乘我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而魯使丘出之也杜預解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我馬四疋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

出之譏重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

取之哉哀公用田賦左傳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杜

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

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

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類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問魯猶三望

先儒論書猶之義可以已也

公羊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云猶之爲言可以

此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此事書於春秋宣公八年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朔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

區焉掇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
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
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
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之於周也故
周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
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
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
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此說見穀梁傳且
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
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
借也而夫子何存焉公羊傳曰魯郊非禮也魯郊何曰
魯郊借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

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

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而譏魯郊

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嵒縣主簿臣郎 擘

進論

此係應制科
時所上進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取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

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子之遺書而不全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

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
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
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
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
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
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謹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
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
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
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
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萇洪之徒而後明於禮
樂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洪
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
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
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
在厄篇云楚昭王聘孔子路出于陳蔡陳大夫使兵徒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乃召子路而問焉子路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是二子者非
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
解云子路仕衛為大夫遇蒯割而不能不怛於陳蔡是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
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
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
其所有俵俵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
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
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
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
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
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
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
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箕謂兩
脚而坐又曰而磬折百拜以爲禮磬折謂屈身如磬
其形似箕而磬折百拜以爲禮磬折謂屈身如磬
其形似箕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
卑遜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
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
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
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

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
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
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
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
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
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
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
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
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
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

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箝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
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
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邪記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
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
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
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
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

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故有小
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
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
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
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
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
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
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
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
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
而以合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

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公

傳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偃與士吉射者易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後君側之惡人易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

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

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夫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威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孺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官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亡

竇武傳靈帝時武秉政太傅陳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威帝以來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遂與武定計誅之武奏收節等謀泄其黨王甫領兵千餘與武對陳武軍稍歸南武走諸軍追

國之乃自毅榮首洛陽都亭何進傳獻帝時進錄尚書
事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袁紹又爲登策多召
四方猛將以脅太后進遂召董卓等屯關中進久不決
其謀顯中官懼而思變張璠乃率常侍段珪數十人
伏兵省中矯詔召入坐省閣於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
之或前表紹聞亂遂閉北宮門勅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
者漢室亦自此立矣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
元振之後天子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
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
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善史官
李輔國用事及立代宗以定策功愈跋扈程元振與輔
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其後廢立多出於劉存亮
仇士良王守澄之徒而錫復恭至自稱定策國老門生
天子文宗始倚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而死宦官益橫
帝愈憤耻乃与李訓鄭注定計誅之因令仇士良魚
志等往觀甘露飲伏兵殺之會風動幕開見執兵者士
良等因劫帝避爭權昌遐乃召朱全忠入誅宦官韓全
金壽與崔昌遐爭權昌遐乃召朱全忠入誅宦官韓全
壽等皆死又誅八百人於內侍省哀号之聲聞于方其
韓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速張帝卒裁死唐室以亡方其

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表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何竇黃去事敗閹孺身死功類爲世所悲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亦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穀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士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

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

孫子軍爭篇

必闕窮寇

勿迫此用

兵法也

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

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

孫子九地篇大

相惡也當其同舟而遇

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

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

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

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

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

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

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

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如齊武諸軍多

若

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徂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

詩大阿授
德其剛

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

高帝紀上疾呂
曰陸下百

梅福傳
云秦剛

歲後蕭相國既死，辨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大曰：王陵可，然少文，然安劉氏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高后紀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休制氏，高后紀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休制帝，發北常山王，其餘趙平，日縱酒，一旦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陸賈傳賈謂陳下，危注意將，二耳，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安，危相天，則難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嵒縣主簿臣郎 瞻 上進

進論

秦皇論

漢高論

魏武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秦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罔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

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邊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外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
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
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
示天下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
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
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
者無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
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帝王世紀曰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

源曰高陽作科斗書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
作小篆者秦相李斯所作又云隸書者秦下邳人程
邈所作魏字元岑始爲隸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
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

善之用為海史以奏事煩多篆家難其後日以變革貴
成書乃用隸書為隸人佐書故曰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後漢蔡倫傳自古
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雖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木皮麻頭及幣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上之
和帝善其能自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
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
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
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而後之君
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
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
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

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叔孫通傳云十二年高帝欲以嫡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意矣周昌傳云高帝欲廢太子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上欣然而笑即罷

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右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之者歟國語晉獻公聽嬖姬之讒皆出奔乃立奚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而輔之里克又殺卓子叔孫通之徒不足以及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右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高帝九年封如意趙王王趙國其爲計不已踈乎或

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
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
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呂后始有
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
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
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留侯
上旣見四人從太子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自爲楚歌戚夫人歔戲
涕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區區猶欲爲趙王計使周
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
后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周昌傳云
趙王年十
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乃用趙堯計拜昌爲趙相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
太后怒召昌至罵曰爾不知我之怒戚氏乎而不遣
趙王昌旣至復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鳩殺之
古

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惟見天下之利而爲之惟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儒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於君君之奇曰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虞公許之宮之奇曰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齊語
諫果不聽遂起師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齊語
將用之必不請管仲於魯威公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
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我對之於羣臣請之則予我矣
威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請殺而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將殺管仲齊使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上策既畫三計上曰
公使東縛管仲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上策既畫三計上曰
仲以予齊使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上策既畫三計上曰
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
計薛公曰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此三者皆危道也
顧曰善及布出兵果如薛公揣之計此三者皆危道也
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
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
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
而圖天下二袁董呂謂袁紹袁術也爭為強暴而孫權劉

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
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
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
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
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
此時不取而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三國志劉備傳
太祖在張魯既至漢中乏食欲還詳進曰劉備人傑也
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
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太祖
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曰數十驚備雖斬之而
不能安也太祖問曰今尚擊不擊曰今已小孫權
定未可擊也太祖遂還故終太祖之世竟不伐蜀孫權
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
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
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三國志蜀

先主傳云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
輕軍到襄陽關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先主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
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
之焚其舟船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
曹公引歸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
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孫子軍爭篇曰
擄三將軍五十里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
爭利則躍上將軍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
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武時魏
州破荆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
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
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
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
舉知之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
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三山林之奇解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爲曰東坡伊尹論蓋本諸此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遜天下與遜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

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
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
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
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
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
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
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
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
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
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

記明堂位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於明堂則

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豈不可以已耶

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

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

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也不稱則是廢也稱王

則是二王也而周公將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

者吏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是以聖人爲

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也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

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

海諸侯大臣相率而歸之然且辭以不德高紀五年追

悉定於是諸侯王韓信等請上尊號漢王曰寡人關帝
者賢者有也虛言士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
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
帝位甚宜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
矣於是即皇帝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張耳
位於此水之陽陳豪傑說涉為王涉以問而謂文王亦為
傳云陳涉至陳豪傑說涉為王涉以問而謂文王亦為
兩人皆以為不可聽不聽遂立為王涉以問而謂文王亦為
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已柴望
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
况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註詩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
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
則耕者遜畔行者避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頌而不提挈
入其朝士避為大夫選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
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避以其所爭田
為間田而退又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繭民初

生之道講廣其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成子田敬仲元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

子歌之政以大斗出賞以小斗收齊夫田常之時安知其

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

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

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

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

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

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

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

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

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

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韓

上進

進論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子思論

孟子論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
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
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
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
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

人而爲軍

夏官司馬六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機百人爲卒二

十五人爲伍

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

齊惟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

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

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

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惟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

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

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一

十九歲爲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

元此歷法也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

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爲

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

二千五百人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

多為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

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

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

其遺制孔明傳太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去

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

明亦卒無尺寸之功孔明雖數出兵與魏角更勝迭負卒無大功至駐軍渭上馬仲達

相持之久未及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

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

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

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國子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

人國語管仲謂威公曰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

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乃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今之

也詳引即內政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

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

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

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

書左傳威公五年周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爲魚麗

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承之乘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

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公謀逐

鵠其御頰爲鵠注去鄭翺華氏戰于緒丘鄭翺顧爲

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

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

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

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

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

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

得志

事見國語第十九卷

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

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士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竒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

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惟能勇惟天下之至信惟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心閑而無事是以

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
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
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
而自居於靜則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
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
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
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
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
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
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
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
道也

此語見孫子始計篇

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

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

武爲吳王闔廬將

是故以

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於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謀攻篇去以真待不真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君而言者有此而已愚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

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
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
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是則是盜賊爲
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
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
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帝紀
皇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自肅宗復兩京肅宗至德二載
安祿山反子儀復東京肅宗九月癸卯平
王叔與郭子儀復東京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唐
師十月壬子復東京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唐
鎮傳六安史亂大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德宗
安故瓜分何北地付授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德宗
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田悅傳
二年鎮州李惟岳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
二合謀同叛詔命馬繼李茂李晟等討之與李晟夾
攻於內以湏官軍而三師頓兵不進明日悅得入乃
拒開不內以湏官軍而三師頓兵不進明日悅得入乃

立軍門流涕與將士約為兄弟而李再春及其子以博
川降從兄昂以洛州降遂等受之悅自視兵械乏衆
單耗懼不知所出舊將邢曹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
俊為整軍全壘羣心復堅

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元白和以來藩鎮如揚惠

道皆相繼伏誅而田段韓洪王承宗輩亦爭割地以歸

有司天下可謂略平然餘孽不能去故穆宗之世朱

克融王庭湊之徒相與為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

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田承嗣傳去承嗣

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頊備斤間當是時懷恩

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觀

此則將帥之養寇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

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

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

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

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濼實代汝

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

在黃裳傳云劉闢叛議者以剛恃險討之或生

事惟黃裳固勸不故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崇文素悍劉闢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濠代

力縛賊以獻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

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

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戰戰勝而利

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秦人之法有軍功者得

五人首使得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

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

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

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者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

知愛其上而離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

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

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祭統云發公室示賞也又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發公室者出賜物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

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
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
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填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
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
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吾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
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
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
已據其善是以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
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
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
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

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行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

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

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惑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

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不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結之也趙岐云結取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

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主簿臣郎 暉 上進

進論

樂毅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國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世說成家去齊使者說越王曰臣聞之國王不嗚呼使齊威晉成其傲可以霸然而不霸王道失也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士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

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子產南

徐偃王披服慈惠而行仁義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

類左傳宋襄公不捨二毛不鼓不成列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

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以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

之位然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

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

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刻其剋國語太

潰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越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曰

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可乎王姑勿許王孫雒請之范

蠡若不報於姑蘇之宮遂滅吳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

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高祖去項羽

天下割於秦以而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歸漢中分

罷食盡凡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此二人者以為

之此養虎自遺患也

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
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
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史記
傳云毅留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抽營即墨未服
會燕昭王死子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
使齊劫代將而召樂毅反間於燕惠王遂此其所以無
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
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
之利三晉韓魏也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
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
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
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
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滯

王之強暴

樂毅傳云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西摧

自徐百

樂毅荀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

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與誰戰哉
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
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
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以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
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
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以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史記李斯傳云乃從荀卿李帝王之術李爲已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既而滅其書大變爲建功者欲西入秦遂肆於荀卿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

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
恠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遜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
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
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見米十
二子篇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見性
惡篇由是觀之意其爲
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士桀
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
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
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
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

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前漢志去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述禮樂而李斯以其縣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

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

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

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鞅著書五卷号商
子非著書二十卷

號韓非子大抵
皆刑名之說也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

法有餘秦以不祀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

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

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

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

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

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

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愚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愚不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圯下頽謂良曰孺子下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頽謂良曰孺子下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老去聖所後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老人期後因推跪曰諾五日發會五日雞鳴往父先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發會五日雞鳴往父先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發會五日雞鳴往父先怒曰與老人期後見旦日視其書題大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然亦喜

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
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
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
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
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
可棄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
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矣本傳云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為觀推重百二十斤秦皇
帝東游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止匿下邳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
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
出於則軻聶政之計荆軻嘗刺秦始皇聶政嘗刺
韓相俠累皆見史記刺客傳以僥

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
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
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左傳宣公十
二年春楚子
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惟命是听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
舍之國語平
勾踐之困於
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勒
其夫親爲夫差前馬以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
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
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
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恠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
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
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
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
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傳云信平齊使人言信王曰齊李
勢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張良陳平曰怒罵曰吾旦與項籍
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曰怒罵曰吾旦與項籍
曰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寫守侯王因後罵曰大文王由
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由
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
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是婦人女子不稱
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本傳贊曰開張
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
孔子棘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賈誼論

史文七

七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
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
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
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
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
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
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
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
云昔者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以子夏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君子之欲得其
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
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
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

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

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

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

璽而授之文帝文帝紀云代王至渭橋太尉勃乃跪灌

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僅嬰傳呂呂孫羊欲

兵西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荊陽乃風齊王

以孫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攻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自荊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

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

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賈誼傳天子

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誼曰誼曰

陽之人年少初事專欲誼曰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

用其不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

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

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本傳去

謂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

賦以弔屈原屈臣也被謫放逐作騷賦其終

為曰已矣國士人莫我知也遂自紆鬱憤悶趨然有遠

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王為梁王傳梁

傷為博元狀常哭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

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

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

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

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

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載記去符坐一見猛便若平

宗戚旧臣皆害其龍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彼

濤為護軍宝白衣領長

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
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旨則知其有狷介之操
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
所發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嵗縣主簿臣郎

聯

上進

進論

晁錯論

霍光論

揚雄論

諸葛亮論

韓愈論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也天下治平無

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

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

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

晁錯傳去錯建言宜削諸侯景帝所之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

名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

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

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

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

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恠哉錯不於此

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

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

本傳去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

兵師身立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
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
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
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本傳云上問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
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今計獨有斬錯發
使赦七國復其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何
父曰顧義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迺斬錯於東市何
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
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
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
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
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

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於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此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霍光

傳太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

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本傳贊云光受

機樞之託任洪室之寄當廣堂權幼君摧盛王什上官

正國家安社稷維昭立宣光為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

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必有卓然可見

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捐社稷託幼子此其

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

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

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

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仲達名懿魏明帝疾革執

說遂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齊王曰以後事相

中持節都督中外錄尚書事及平公孫文懿志行殺戮

以一時之功易萬世之患也事見晉史宣帝紀天下亦

有忠臣義士可託以生死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

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
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
是也左傳僖公九年云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
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
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此
所謂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節氣有餘此武
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
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
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
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
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居於廊廟之上以捍

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
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
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寵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
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取之
歟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
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
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
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
遺其上下原性云三子之言性也率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而天下
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爲多焉嗟夫是未知所謂性者而

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如白
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
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
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
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榱榱之
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
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
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
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
才以爲性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
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
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
所以爲情者七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

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大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

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
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
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
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
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
子之論區區乎以右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
之迹而明之原性云右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
也則岐嶷然嶷嶷然文王之性果惡乎堯之母不
憂既生也傳不動既享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
宋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瞽瞍之
舜舜之禹習林不惡也而卒爲鯀瞽瞍之
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
物之天理與衆人之所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
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
雜乎佛老原性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
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妄言而不

異愈之說以謂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之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操據呂布平兗南收荆豫操破袁紹而河北平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

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用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先立先主曰吾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是璋聞曹公遣兵向洪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從事張松說先主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遂資給先主使討璋入益州先主還兵南陽建安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傳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迂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

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

文帝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厲之

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植即丕之弟表紹既死二子

植亡丕與植素相猜忌故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况

能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

金使其大臣骨肉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

所以滅項籍也高祖用陳平謀捐金數十萬斤使間疏

去播果為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

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

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

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

承威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

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唐文粹呂溫諸葛武
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憑威籠造符命脅之以威劫之
以神使人忘洪終不可得也及高光旧德与世衰遠賊
靈流毒在人骨隨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
本德之不以忠使入思洪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
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
利汝乎吾事之害汝乎吾除之俾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
威勢然從輕武觀豈長驅義聲威洛不足定矣奈柯當
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尤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
宜哉不知蜀之與魏果有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
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
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越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
幾羣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
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

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
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
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
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其距揚墨佛老甚嚴愈上
書自謂揚墨釋老之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
李无所入於其心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
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
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
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

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矣不啻若胡越而於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無不在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

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
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
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
而爲老子之嬰兒也老子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儒者或曰老易夫
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
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
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八